

“大仓文库”《南词》考论

刘 宏 辉

内容摘要:《南词》钞本经赵昱、彭元瑞、董康等人递藏,民国初年归日本“大仓文库”。吴昌绶曾校阅、抄录《南词》,并多方考证,发诸多研究成果之先端。董康利用《南词》与其他词集互校,指出其抄写疏误之处,同时也认识到是书“足以订正毛误不少”。书前李西涯序言乃出于伪托,但其传抄年代当在晚明,来源主要是吴讷所编《百家词》及其他宋元旧本,文献价值极高。《南词》与汲古阁所刻《宋名家词》关系密切,考察二者之关系对进一步探索《南词》意义重大。

关键词:《南词》 吴昌绶 董康 《百家词》 《宋名家词》

一、引言

原题西涯主人(明李东阳)编辑的《南词》钞本^①,至迟在雍正年间即已出现,得到赵昱、厉鹗等人的重视,后为彭元瑞知圣道斋所藏,又经李之郇、方功惠等人递藏,清末为董康诵芬室所得^②。吴昌绶曾从董康处借阅并抄录副本,其在《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中云:“吾友武进董比部得彭文勤知圣道斋旧藏《南词》六十四家、《汲古未刻词》二十二家,中多罕觐秘笈,昌绶尽获其副。”^③民国初年此本归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此后历经近百年,2013年,“大仓藏书”回归北京大学图书馆。

《南词》藏存于日本的近百年,国内学者不易得见,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此书情况的是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此后王兆鹏、陶子珍、

①“大仓文库”本《南词》为本文论述中心,为行文方便,后文所称《南词》即指“大仓文库”所存钞本,与李西涯所辑《南词》原书无涉;国家图书馆藏董康诵芬室所抄《南词》,则称为《南词十三种》,以示区别。

②姚道生《钞本〈南词〉考述》(《词学》第二十七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4-107页)对《南词》的典藏与著录论述颇详,著录者中尚需补入王国维。

③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丁未(1907)八月沪上鸿文书局代印,第2页。

邓子勉、姚道生等学者曾先后展开论述^①。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究。

二、钞本《南词》的基本情况^②

“大仓文库”本《南词》共四帙，每帙三册，共十二册。首帙第一册有《南词总目》。据总目，《南词》原书共收词集六十四种，八十七卷。西涯主人序前有彭元瑞朱笔识语，原文如下：

原集六十四家，钞者不录文同一家。又以汲古阁已刻不录二十一家。

然王安中见汲古阁本第四集，吕滨老、杜安世、韩玉、黄公度、陈与义、陈师道、卢祖皋、卢炳俱见第六集，则重录之。所当补录二十二家，以存西涯之旧。癸卯中元日雨窗，芸楣。

芸楣为彭元瑞别号。彭氏所云“钞者不录文同一家”，是指总目中“《文湖州词》一卷”之下有注文“此系乔吉《梦符乐府》，章丘李中麓有刻本，不知何以嫁名湖州，今不录”；“汲古已刻不录”则是指总目之后的钞者识语：“凡汲古阁已刻者不录。”因以上两种原因，此钞本今存词集四十二种，具体的存词及附录情况如表一所示：

册次	词集名	卷数	作者	实存词数	备注
第一册	南唐二主词	一卷	李璟、李煜	35	
	龟峰词	一卷	陈人杰	31	
	蓬莱鼓吹	一卷	夏元鼎	30	附录夏元鼎生平资料
	逍遥词	一卷	潘阆	10	词后有黄静记、陆子通书
	耐轩词	一卷	王达	24	
	半山词	一卷	王安石	21	《虞美人》一首为诗题，非词牌。
第二册	虚靖真君词	一卷		55	原书阙作者名，吴昌绶考订为张继先。
	后山词	一卷	陈师道	51	
	寿域词	一卷	杜安世	85	
	竹友词	一卷	谢薖	16	

①村上哲见：《日本所藏词籍善本解題丛编类》，《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第485-493页。王兆鹏：《词学史科学》，中华书局，2009年，第124-125页。陶子珍：《明代四种词集丛编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152-156页。邓子勉：《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1-224页。姚道生：《钞本〈南词〉考述》，《词学》第二十七辑，第94-107页。

②姚道生《钞本〈南词〉考述》一文中亦有对该本基本情况的介绍，本节将尽量补充姚文所未及的内容。

(续表)

册次	词集名	卷数	作者	实存词数	备注
第三册	信斋词	一卷	葛郯	30	
	省斋词	一卷	廖行之	41	
	圣求词	一卷	吕滨老	132	
	初寮词	一卷	王安中	55	
第四册	乐斋词	一卷	向镐	43	
	简斋词	一卷	陈与义	18	
	樵歌	三卷	朱敦儒	244	
第五册	竹斋词	一卷	沈瀛	88	
	知稼翁词	一卷	黄公度	15	
	于湖词	二卷	张孝祥	154	
第六册	松坡词	一卷	京镗	42	
	竹洲词	一卷	吴儆	30	
	晦庵词	一卷	李处全	47	
	养拙堂词	一卷	管鉴	68	
第七册	履斋先生词	一卷	吴潜	113	
	烘堂词	一卷	卢炳	63	
第八册	蒲江词	一卷	卢祖皋	95	
	克斋词	一卷	沈端节	44	
	周士词	一卷	王以宁	32	
	白雪词	一卷	陈德武	65	
第九册	绮语词	一卷	张东泽	21	
	侨庵词	一卷	李祺	28	附录《北乐府》13首
	乐府补题	一卷		37	
	东浦词	一卷	韩玉	28	
	松雪词	一卷	赵孟頫	21	
	鸣鹤餘音	一卷	虞集	12	附录冯尊师《苏武慢》20首
第十册	蜕岩词	二卷	张翥	133	
	竹窗词	二卷	沈禧	55	附录《北乐府》8套
第十一册	古山乐府	二卷	张埜	64	
	云林乐府	一卷	倪瓒	26	
	贞居词	一卷	张雨	52	
第十二册	草堂诗餘	三卷		188	
合计	四十二种	五十卷		2442	

据上表知此钞本现存词选总集二种《乐府补题》、《元草堂诗余》，词人别集四十种。实际上《耐轩词》《侨庵词》为明人词集，今合计为：五代2家（南唐二主以两家计），宋代30家（钞本以韩玉为金人，今以宋人计），元代7家，明代2家。所抄词作数量达2442首，这还不包括诸人校记中所引录的词作。《南词》词作比较全，很少出现有题无词的情况，仅陈德武《白雪词》中一首《百字谣·咏弄花香满衣》有题无词。

书前西涯主人的序出于伪托，吴昌绶指出：“《南词》原题李西涯编，乃删窜汪晋贤《词综序》以弁卷端。雍正间，鲍渌饮已于赵氏见之，疑当时坊肆所为。”^①吴昌绶所据为鲍廷博（号渌饮）《知不足斋丛书》中《蜕岩词》中的校记：“雍正甲辰，在赵谷林小山堂得李西涯《南词》本校添，为之大快。”实际上，《知不足斋丛书》中所收《蜕岩词》为厉鹗抄校本，此处的校记也应出自厉鹗之手^②。另外，厉鹗于雍正间得见《南词》，还有更为直接的证据。《南词》第十二册《草堂诗余》末尾有厉鹗跋语一则，跋文如下：

元凤林书院《草堂诗余》三卷，亡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词多凄惻伤感，不忘故国，而于卷首冠以刘蕡春、许鲁斋二家，厥有深意。至其采撷精妙，无一语凡近，弁阳老人《绝妙好词》而外，渺焉寡匹。余于此二种，心所爱玩，无时离手，每当会意，辄作碧落空歌、清湘瑶瑟之想。樊榭山民。

跋语虽非厉鹗手迹，但确实是来源于厉鹗校记《元草堂诗余》的文字^③，此跋语又见于《读画斋丛书》本《精选名儒草堂诗余》，时间为雍正甲辰四月十七日。那么厉鹗雍正甲辰在赵谷林小山堂所得《南词》或即为“大仓文库”本。根据厉鹗另一则写于雍正庚戌阳月七日的跋语“今年冬日，舟檣虎邱，从山塘书肆中借得朱竹垞先生家抄本，复补改数字。下卷题滕王阁《齐天乐》一首，添入龙紫蓬姓氏，殊快人意”^④，再查验此钞本，下卷《齐天乐·题滕王阁》一阙旁也添写有“龙紫蓬”，推知雍正庚戌（1730）厉鹗仍在校阅《南词》。

①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第2页。

②姚道生已注意到吴昌绶之误，指出是厉鹗在赵昱（字谷林）处得见《南词》，而非鲍廷博（姚道生：《钞本〈南词〉考述》，《词学》第二十七辑，第101页）。《知不足斋丛书》中收录有多种厉鹗抄校本词集，《蜕岩词》《贞居词》已标注为厉鹗钞本，笔者考订其中的《乐府补题》也是厉鹗校本。

③村上哲见《日本所藏词籍善本解题丛编类》认为跋语“非厉樊榭鹗手迹，按《词学丛书》本《元草堂诗余》，卷后附录此文，或乃从彼转录者耳”（《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487页）。实际上《词学丛书》本《元草堂诗余》晚出，且是以读画斋刊本、冬读书斋严氏所钞厉樊榭本合校，其中共有五则厉鹗跋语，仅转录一则的可能性不大（刘宏辉：《〈元草堂诗余〉版本源流考——以〈南词〉本为论述中心》，《学林》第六十三号，第74-101页）。

④《〈名儒草堂诗余〉跋语》，《读画斋丛书》本。

三、吴昌绶与《南词》之关系

吴昌绶(1868-1924),字伯宛,又字甘邈,书斋名双照楼,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吴昌绶对《南词》的贡献极大,他承继厉鹗、彭元瑞等人以《南词》对其他词集版本的做法,极大地发挥《南词》的校勘功能;同时还对《南词》多方考证,纠正不少疏误,在编写《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时又将《南词》推为重要的版本来源。吴昌绶与《南词》之密切关系,可细述如下:

吴昌绶将《南词》作为词集校勘的重要版本依据,他曾校阅《南词》及董氏诵芬室传抄本《南词十三种》(后者今藏国家图书馆)。钞本第九册《鸣鹤余音》及附录的冯尊师《苏武慢》二十首之后钤有“伯宛校勘”的印章,并有吴昌绶跋语二则:

丙午十月于海上辑《道园词》,并及《鸣鹤余音》,惜传抄阁本《道园遗稿》附录冯尊师《苏武慢》第十七、十八中缺百数十字。今岁携来京师。授经先生出此,对校,所缺具在,而此本《道园词》第十二全佚,冯词第十二、十三误联为一。两本互补,各成完璧,诚快事也。此本误字固多,据正《遗稿》处亦不少,通校一过,谨志于后。光绪丁未十二月,仁和吴昌绶。

《鸣鹤余音》凡八卷,仙游山道士彭致中编,《四库提要》以朱存理《野航存稿》有跋,疑为明初人。以道园自记证之,则致中实元人也。至正间金元瑞以诸词附入《道园遗稿》,袭用其名。此本亦同,殆即从《遗稿》出。惟所据比阁本为近古耳。丰顺丁氏有八卷全帙,竣段获更校之。甘邈并记。

“授经先生”即董康,吴昌绶与他交谊深厚,故能校阅诵芬室藏书。《南词十三种》有“乙巳正月昌绶记”的眉批,即1905年吴昌绶已校阅《南词十三种》。光绪丙午(1906)七月编订的《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收录有《南词》本词集,且所列词集有超出《南词十三种》者,因此可以说吴氏不仅校阅了董康所钞的《南词十三种》,且已见过《南词》全帙。但上引吴氏第一则跋语却云光绪丁未(1907)“授经先生出此”,则可知他在《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小序中所言“尽获其副”略有矜夸,否则没必要到1907年再从董康处借阅。《南词》卷帙浩繁,吴昌绶在编辑《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时尚未能细阅全书,所以在《道园乐府》一卷下仅注云:“明刻《道园学古录》、旧钞《道园遗稿》汇辑。《鸣鹤余音》八卷,丰顺丁氏有旧钞本,未见。道园与冯尊师所作在此卷中,凌柘轩和词见本集。”^①此注文与以上第二则跋语可互相参证,推知1906年吴氏尚未见及《南词》本《鸣鹤余音》。

董康所抄的《南词十三种》是否即为吴昌绶所言“此本宋人词集,为毛、侯、王三家所未刻及,世无刊本者尚十三家,真非常之秘笈”^②呢?吴氏所谓“十三家”云

①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第19页。

②转引自王兆鹏:《词学史科学》,第124页。书中云国家图书馆藏《南词十三种》“书中天头等处有三则吴昌绶朱笔题记”,笔者疑第三则为李希圣题记,正文仍遵从王先生之说。

云,实际是转引自李希圣的《〈南词〉跋语》^①,并非指董康所钞十三种。今将《南词》所存词集与毛晋、侯文灿、王鹏运三家所刻词集作一比对,可见李氏所指毛、侯、王三家未刻及的宋人词集为:《半山词》《虚靖真君词》《竹友词》《王周士词》《乐斋词》《竹斋词》《省斋诗馀》《松坡词》《东泽绮语》《蓬莱鼓吹》《履斋先生诗馀》《白雪遗音》《耐轩词》,与董康所钞十三家^②不同。吴昌绶既已读到李希圣《〈南词〉跋语》,又校阅过《南词》,因此知道李希圣跋语中《文湖州词》下附注的“此系乔吉《梦符乐府》,章丘李中麓有刻本,不知何以嫁名湖州”^③乃抄录自《南词总目》。吴氏在《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中《惺惺道人乐府》下注云:“明隆庆丁卯李中麓刊本。《南词》中有《文湖州词》,即《梦符小令》,比此本少数十阙,传说已久,厉樊榭尝辨之。”吴昌绶疑《南词总目》中《文湖州词》下的辨正之语出自厉鹗之手。

吴昌绶对《南词》的考证探究,已发诸多研究成果之先端。如韩玉《东浦词》,《南词》列入“金”,吴昌绶未将《东浦词》列入金词之目,云:“东浦一家,尚在疑似。”王兆鹏、陶子珍、邓子勉诸学者均计为宋人。其实韩玉本为金人,既于绍兴初南渡,则应视为宋人。又如《虚靖真君词》,《南词》总目及册前目录均未提及作者姓名,吴昌绶注“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嘉闻”“旧佚名,今考补”。再如《南词》中李祺《侨庵词》一卷,吴昌绶已在第九册“广陵李祺昌祺”上校记“此明初人,李祺,字祺昌”,此后学者进一步探究当为“李禎”。至于误入的另一明人作品王达的《耐轩词》,吴氏也没有列入书目中,故云:“《南词》有误入明人者,并已芟除。”^④此二人作品已被《全明词》收录。

吴昌绶于《南词》上书写的校记,保留了不少其辑补词集的心得之语,对考察词集版本来源颇有助益。以《东泽绮语》为例,页眉有批语云:“《东泽绮语债》二卷,已佚,此从花庵选本录出。《江湖后集》据《永乐大典》别辑《清江渔谱》一卷,皆在。此本外惟复见《沁园春·东仙》一阙。昌绶记。”这一则批语,不仅指出张辑两种词集的源流、辑录情况,同时也补遗了一首词作。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对张辑词所作说明也可以与吴昌绶的批语相互印证:

张宗瑞《东泽绮语债》一卷,彊邨朱氏依善本书室藏明钞本刻行。其《清江渔谱》一卷,则近人吴某辑本,仅据《阳春白雪》及《江湖后集》得词十

①李希圣《南词跋》云:“此本宋人词集,为毛、侯、王三家所未刻及,世无刊本者尚十三家,真非常之秘笈矣。”(《雁影斋题跋》,乙亥仲秋下浣刻本)

②国家图书馆藏董康诵芬室所钞《南词》存十三种,为《南唐二主词》《耐轩词》《信斋词》《省斋诗馀》《乐斋词》《竹斋词》《松坡词》《竹洲词》《白雪词》《侨庵诗馀》《竹窗词》《古山乐府》《云林乐府》。

③姚道生《钞本〈南词〉考述》指出“学者大多以为这则识语出自李希圣之手,其实不然”(《词学》第二十七辑,第96-97页),但吴昌绶认为《南词总目》中的辨正之语出自厉鹗,因此认为识语出自李希圣之手的学者似乎未注意到吴昌绶的考辨。

④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第18、20、15、2页。

二阙,寿词居其太半,宗瑞生平杰作,大约具载《绮语》中矣。^①

其后朱祖谋刊刻张辑《清江渔谱》时,于《沁园春》后题“右词已见《东泽绮语》”,于词集后题“右词十二首,见《永乐大典》本《江湖后集》”^②,可以说是吴昌绶校记的移录。大概是吴氏将“零星小种诿诸古微”,正如彭玉平所说:“吴昌绶与朱祖谋虽然都致力于刊刻词籍,但吴昌绶对刻词悬格甚高,版本择取特别讲究。”^③

《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在词学目录学上具有开创之功,吴昌绶本人对此也颇有自觉意识,他将编订此书目归因于“目录家于词集不甚措意。宋时惟《直斋书录解题》最详,至南宋楼、善本书室两藏书志,始备举钞刻源流。毛钞宋词百家……惜无总目可考。宋牧仲得李长文钞本数十家……亦皆未见著录”^④。作为最早的专收词集的目录,其词目编排比较简单,在第四部分《双照楼续辑宋金元百家词目》中,《南词》成为重要来源。笔者统计,直接以“《南词》本”为来源的有宋词十三家:《半山老人词》《竹友词》《蒲江词稿》《信斋词》《省斋诗馀》《乐斋词》《竹斋词》《竹洲词》《松坡词》《王周士词》《白雪遗音》《虚靖真君词》《蓬莱鼓吹》(此十三家非上文吴氏、李氏所言毛、侯、王未刻及的“十三家”,也非董康抄录的《南词十三种》);元词一家:《竹窗词》;以《南词》为校本的有《于湖词》一家。在部分词集已有刻本的情况下,吴昌绶仍以《南词》为善本,足见其对《南词》价值的推重。稍晚的王国维《词录》,也有不少“《南词》本”的著录,因《词录》与《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的特殊关系^⑤,王氏编纂目录时是否得见《南词》全帙尚难断言。通过吴昌绶、王国维等人的推崇,《南词》版本目录学上的意义得到彰显。

四、董康与《南词》之校勘

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钞本《南词》既是诵芬室旧藏,董康与《南词》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他先是将《南词》中版本价值较高的十三种词集抄录,并请吴昌绶校阅;又将《南词》借予吴氏校勘其他词集,他自己也以其他版本词集校勘《南词》,留下不少校记。

细检全书,发现董康校勘《南词》的时间集中在光绪戊申(1908)正月,校勘的词集有六部:《杜寿域词》《竹友词》《吕圣求词》《简斋词》《樵歌》《知稼翁词》。因六部词集位于前五册,且未有与董氏所钞《南词十三种》重复者,笔者怀疑董康曾有顺次校勘全部《南词》的打算,只是后来没有完成。校记的署名不尽相同,或径书“康”“董康”,或称“课花词隐”。用于校勘的版本有五种已经明言:《杜寿域词》“以汲古阁刊本互勘一过”、《吕圣求词》“与汲古阁本对校”、《简斋词》“以汲古刻本及

①况周颐原著、刘承幹抄录:《历代词人考略》,《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集部》,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974-975页。

②朱祖谋:《彊村丛书》,广陵书社,2005年,第904页。

③彭玉平:《王国维与吴昌绶之词学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第131页。

④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第1-2页。

⑤彭玉平:《王国维〈词录〉考论》,《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第103-117页。

鲍钞《简斋集笺》互校”、《樵歌》“半唐给谏刻《樵歌》从吴枚庵钞本出,对校一过”、《知稼翁词》“以本集及汲古本校”等,另一种《竹友词》未云校勘版本,仅言“戊申正月校”。实际上此种属“非常之秘笈”,未有刊本,董氏亦仅改正抄写笔误之处。

在校勘的原则上,董氏注重“多闻阙疑”,非常重视保留《南词》原文,即使是明显错误的地方,也仅在字旁写上正确的文字,对原文未做任何处理。另一方面,董氏在引用他人的校勘成果时,也无掠美之心,他在校勘《樵歌》后附注云:“半唐给谏刻《樵歌》,从吴枚庵钞本出,对校一过,原注‘一作’云云亦录存之。”

董康的《南词》校记主要集中在异、补阙、补词、考证几个方面,具体而言:

校异。《南词》为手抄本,在字词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鱼鲁之失,如吕圣求《水调歌头·与小饮》一首,《南词》作“与小饭”,应是抄者笔误,词作内容明言“一樽相对,不觉已更残”;又如杜安世《玉楼春》“晴景融融春色浅,落尽梅花千万片”,《南词》作“晴景融融春色残,落尽梅花千万片”,按照词的音律,此处应以“浅”为是,因此在“残”字旁标示“浅”字。此外如“左”误作“在”、“要”误作“安”、“榆”误作“偷”、“销”误作“锁”等等,此类甚多,不一一枚举。有时文本差异较大,故于文后抄录异文,如黄公度《青玉案》一首小序,董康于序后校云:“‘召赴行在’至‘故寓意此词’,集作‘除秘书省正字,雅知非当路意,故自初赴调,踌躇不进,寓意此词’。”

补阙。多为脱字,依调不合,故需添补。如杜安世《惜春令》“空对日迟迟”脱一“对”字、《菩萨蛮》“青梅细雨枝”脱一“梅”字。有时候脱落字词甚多,如杜安世《二郎神》,下半阙“漂泊”之后全部脱落,董氏补入“江湖载酒,十年行乐。甚近日、伤高念远,不觉风前泪落。橘熟橙黄堪一醉,断未负、晚凉池阁。只愁被、撩拨春心,烦恼怎生安著”。《南词》脱落题序的情况比较多,或者是因为钞者嫌题序繁琐,如吕圣求的《夜游宫》,补入“生日代人献江宰”的题序;《思佳客》补入“全美久不通,偶伯禧去,间录前所赋,复作一首”,若联系前一首《思佳客》小序“竹西从人去数年矣,今得归,偶以此烦全美达之”,则意思连贯了。

补词。《南词》的存词情况与他本有出入,详细可参考前文所列存词数目。《南词》钞本词作排列紧密,能够书写整首长调慢词的空间不足,因此《南词》书中夹有纸片,里面有不少校记,主要是补录的一些词作,董康在杜安世《二郎神》词后即云:“汲古本此下有《百宜娇》《醉思仙》二阙,别笺钞补。”

考证。校勘之外,董氏还发挥博见优势,于对校之本皆误处加以指正。如杜安世词中混入李煜《菩萨蛮》“花明月暗”一首,汲古阁刊本、《南词》本均相同,董氏在词后注“此首李后主词”。

董康已经注意到《南词》的校勘价值,直言“足以订正毛误不少”^①。在校订毛刻《宋六十名家词》疏误方面,朱居易的《毛刻宋六十家词勘误》^②可谓集大成

①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吴格整理:《嘉业堂藏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84页。

② 朱居易:《毛刻宋六十名家词勘误》,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

者。然而其时《南词》已归日本,故朱氏未能引及董康利用《南词》校勘毛刻的成果。今将董康以汲古阁本对校的《南词》四种与《毛刻宋六十家词勘误》作一简单比对(列表二),亦可窥见《南词》之价值:

	宋六十名家词		毛刻宋六十名家词 勘误	南词
杜安世 《寿域词》	《菩萨蛮》一	刚取梦见伊	“取”应作“眠”	刚口梦见伊
	《何满子》二	镇长吟落银屏	“吟”应作“冷”	镇长冷落银屏
	《虞美人》一	莫话呈离别	“呈”应作“生”	莫将情话别
	《贺圣朝》二	牡丹盛折春将暮	“折”应作“拆”	牡丹盛拆春将暮
吕渭老 《吕圣求词》	《满江红》一	蜂重叠	“蜂”应作“峰”	峰重叠
	《醉蓬莱》一	处处伤口	口内应补“心”字	处处伤心
	《齐天乐》一	重来刘郎老	“郎”下夺“又”字	重到刘郎又老
	《倾杯令》一	枝生啼鸦催晓	“生”应作“上”	枝上啼鸦催晓
	《倾杯令》二	楼外月上春浦	“上”应作“生”	楼外月生春圃
	《蓦山溪》二	情不似	“情”应作“悄”	悄不似
	《醉落魄》一	何将置酒图书室	“将”应作“时”	何将置酒图书室
	《谒金门》一	蚕又把	“把”应作“抱”	蚕又抱
	《南歌子》二	两根忙忙	“忙忙”应作“茫茫”	两根茫茫
陈与义 《简斋词》	《法驾道引》一	得其三而忘其二	题“其二”应作“其六”	得其三而忘其六
黄公度 《知稼翁词》	《卜算子》一	道遇延平郡	题“遇”应作“过”	道过延平郡
	《眼儿媚》一	梅调二首和傅参议韵	题“梅调”应作“梅词”	梅词二首和傅参议韵
	《菩萨蛮》一	公有二侍儿,曰倩倩,曰眇眇	题“眇眇”应作“盼盼”	公有二侍儿,曰倩倩、盼盼
	《满庭芳》一	章元振重九日为生朝,公以此词和之	题“和之”应作“贺之”	章元振重九日为生朝,公以此词贺之

据上表可以看出,朱居易勘误之处,《南词》绝大多数都不误:杜安世《寿域词》的全部四则勘误,《南词》两则不误,一则误处脱落,董康划一缺字符号,但未补入字,可见他已发现汲古阁本此处的明显错误;另一则《虞美人》“莫话生离别”,《南词》作“莫将情话别”,不可云疏误,可以两存;吕渭老仅《醉落魄》一首与朱氏勘误不同;陈与义、黄公度词的全部勘误,《南词》均正确。

当然,《毛刻宋六十名家词勘误》不可能指出全部疏误,《南词》的校勘价值

还待进一步发掘。由于《全宋词》编纂改订之时,《南词》已藏日本,故只能借朱祖谋《彊村丛书》中的“知圣道斋藏明抄本”间接利用,未能充分发掘《南词》的校勘价值。如吕渭老《水调歌头》第七首上半阙结尾处,汲古阁本以及林大椿校订的《百家词》本均脱落数字,作“来访山中友,□□□□竿”,《全宋词》亦脱落此数字^①,《南词》作“来访山中侣,约与共垂竿”,则知脱落四字句应为“约与共垂”。又如杜安世《凤衔杯》“人生不似”一阙,上片结尾,诸本皆脱落数字,《全宋词》作“凄惨断云片雨,□□□。□□□、□□□”^②,《南词》本此处不缺,为“凄惨断云片雨,旧姻缘。漫相携手、立花前”。下片起句,诸本又作“金钗小、玉槽坚”,于词意殊不可解,《南词》为“金钗小、玉槽坚”,可知“金钗”、“玉槽”为男女定情信物,意思则明确了。

朱居易校勘《宋六十名家词》多是以宋元旧本为参照,如陈与义《无住词》“据《四部丛刊》影宋本校”、黄公度《知稼翁词》“据闽刻翻宋本《知稼翁集》校”,而《南词》又多不误,因此可以说《南词》也保留有不少宋元旧本原貌,其校勘宋元词作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五、《南词》与两种词集丛编之关系

《南词》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两种词集丛编之关系如何,对于了解《南词》的传抄时代及版本源流有重要意义,有必要进一步探索。

吴讷(1369-1455),字敏德,号思庵,海虞(今江苏常熟)人。他所编选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对保存词集文献意义重大,“其时去宋未远,易求得词集之善本、足本,不少孤本赖以存”^③。《南词》抄写晚于吴讷《百家词》近200年。二者之间是否有承继关系?今比对两种丛编所收词集,共收者竟达到三十一种,且大部分存词数量及编排次序完全一致,如《乐斋词》《信斋词》。甚至有些讹误之处二者也相同,如陈与义《浣溪沙》句“起舞一尊明月下”,两本均作“起写一尊明月下”;另一首《虞美人》题序,汲古阁本作“亭下桃花盛开,作长短句咏之”,《百家词》与《南词》均无“作长短句咏之”。又如与汲古阁本源流不同的《于湖词》,两本也完全一致,此外如都误收明人《耐轩词》等等。由此可得知,《南词》中的部分词集钞自《百家词》。

当然,《南词》与《百家词》词集相一致,也可能是属于同源的不同钞本。以沈瀛的《竹斋词》为例,二本在词作数量、编排次序上完全一致,但仔细对勘,可发现有《百家词》脱落、《南词》完整的情况,如《满庭芳》第二首“芙蓉帔欲去”句、第三首“凤映红莲”句,《百家词》脱落“帔”、“凤”字^④,《南词》本完整。因此推知此本应当是二者同源,而非《南词》钞自《百家词》。

①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第1455页。

②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24页。

③唐圭璋:《百家词序》,《明红丝栏钞本百家词》,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④明吴讷编:《明红丝栏钞本百家词》,第11册。

《南词》虽云“汲古已刻者不录”，然而汲古阁已刻、《南词》仍抄录者有十一种：杜安世《寿域词》、陈师道《后山词》、王安中《初寮词》、陈与义《简斋词》、吕滨老《吕圣求词》、黄公度《知稼翁词》、沈端节《克斋词》、张孝祥《于湖词》、韩玉《东浦词》、卢炳《烘堂词》、卢祖皋《蒲江词》。这十一种中，有八种属于《宋六名家词》的第六集，《克斋词》属于第五集，《于湖词》《初寮词》属于第四集。汲古阁本《克斋词》与《南词》本在存词数量与编排次序上一致，应是出于同一版本源流；但《于湖词》与汲古阁本差异极大，董康即云：“《张于湖词》且增至一倍以上。”^①《初寮词》与汲古阁本差异也很大，存词数量、收录词作及编排次序均有出入，因此不排除钞者虽见汲古阁第四集已刻此二家，仍然抄录的可能。

毛晋汲古阁刻词集顺序是以得词先后付刻，并没有一个刊刻计划之总目，换言之，六集宋词刊刻非完成于一时。学者推断此书刊刻于明崇祯三年（1630）前后^②，这是依据第一集最后一家《稼轩词》后附录的胡震亨《宋词二集叙》落款“庚午夏”所作的推断。毛晋刊刻宋词别集，每集十家，或许有刊刻十集一百家之计划，第六集第十一家极有可能属于第七集，但由于刻书之资告竭，故将刚起头的第七集第一种并入第六集。由此可以推测《南词》钞者所谓“汲古已刻者”或许并非指现在能见到的六集全帙，而仅仅指当时已刻成的前三集，或者稍晚至第四集，第五、六集应是尚未付刻。即《南词》的传抄时间应在汲古阁《宋名家词》第三集刻成至第五集未刻之间。

六、结语

《南词》抄录于晚明，宋元旧本词集及《百家词》是其主要来源。该书存在序言伪托、总目与词作笔迹不一致等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在明末清初发生的，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吴昌绶、董康等人来说，已是“来源颇早”，遑论现在。该钞本保留不少宋元词集旧貌，文献价值极高，虽然存在手抄疏误之处，但是可以补正《宋名家词》《全宋词》等词集之处也不少。

《南词》的文献价值还需进一步发掘，以《元草堂诗馀》为例，目前出版的校注本，如新世纪万有文库本《精选名儒草堂诗馀》、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名儒草堂诗馀校注》等，只说有厉鹗抄校本，实际并未参照，且均未提及《南词》本。《南词》本有不少来源于厉鹗的校记，这就可以解决《元草堂诗馀》版本源流中十分重要的“厉鹗校本”问题。至于吴昌绶、董康等人的校记，则是还原晚清民国词学校勘与目录之学的第一手资料，亦十分珍贵。

【作者简介】刘宏辉，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词学、近现代旧体文学。

①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吴格整理：《嘉业堂藏书志》，第1184页。

② 聂安福：《明清汇刻宋人词集略述》，《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第106页。陶子珍：《明代四种词集丛编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37页。